

# 中西文化心理模式分析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二元结构, 也有天人相分, 但最终归于天人合一, 乃至天人未分的混沌; 而西方文化是神、人、自然的三维结构, 三者从未分到分化, 最终目标也是重新合为一体, 但三者必须经历对立过程, 不能退回到未分状态。原始时代, 世界各民族都是“天人合一”的, 而“天”在此时既是自然, 也是神, 所以是“自然宗教”, 因而自然、神、人是浑然一体的。在中国, 远古“天人合一”或混沌未分的状态并未被改变, 而是沿袭下来。神和自然合称为“天道”, 其中, 神方面和人合为一体则成为“圣人”, 自然方面和人合一则叫做“真人”。儒家主张做“圣人”, 道家主张做“真人”, 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西方从希腊神话起, 代表自然的旧神和代表精神生活的新神开始有了分化, 有了“神一人一自然”三维结构的雏形。但这种分化在中世纪基督教和近现代也体现为各种不同方式, 从而表现出与中国文化模式不尽相同的特点。

[关键词] 中西文化; 天人合一; 神一自然一人; 儒道佛; 神话; 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 G 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0)02-0001-10

中国和西方在地球的东西两端, 这两个地区, 这两大民族的文化土壤是大不一样的, 而且由此导致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呈现出一种互相颠倒的结构。我们在做文化比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进行一种“模式”的比较, 而不是单纯一些“因素”的比较。你把这个民族的有些因素拿来跟另外一个民族的某个因素比, 这种比较没有多大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它有足够悠久的历史, 该有的它都有, 西方有的我们都有, 我们有的西方也都有过。但问题是这些因素它们相互之间的结构模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从这里才能看出问题来。否则你很难区分出两个民族到底有什么不同, 你会以为都是彼此彼此, 差不多, 就会导致一种误会、一种文化错位。所以我要把中西文化的心理模式分析一下, 我比较重视的是心理模式。很多人说古代经典上面那些话都是好话, 为什么要批评它? 但我不是批评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话, 我是要深入到话语的后面去揭发出这些话语后面的思维模式。如果说文化批判的话, 像鲁迅那种眼光我是比较欣赏的, 他就不仅仅

是停留在字面上, 他在字面上看出来话里有话, 字面背后有东西。就像我们今天, 如果你仅仅停留在我们官方的社论, 那有很多东西你就看不到了。但是这些社论流传几百年以后, 人们从里面加以分析, 还是可以分析出一种思维模式、文化心理模式, 这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不容易达到, 一般人看表面, 看你说了什么, 看你纸上写了什么, 但是我们要经过分析, 要自己动脑子, 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写的话后面它有一种惯性的思维模式。所谓思维模式就是一个民族它老是这样思考问题, 那些因素也可能各个民族都有, 但是它老是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这样联系起来思考, 把这个放在那个之上, 那个放在这个之后。这个叫做文化心理模式。如果我们要进行文化心理比较的话, 首先我们要掌握模式的区别, 我们要进行一种文化心理模式的比较, 而不是某些具体因素、具体命题、具体话语、具体概念的比较, 那是比不出什么东西的。

我曾经讲过, 中西文化土壤构成了中西文化心理奠定于其上的基础, 并且由此形成了中西文化心

[收稿日期] 2009-10-15

[基金项目] “十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西哲学比较”

[作者简介] 邓晓芒 (1948—), 男, 湖南长沙人,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德国古典哲学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理结构的基本模式。我们把这个基本模式提取出来加以研究、加以考察，比如说人和物的关系，西方是通过人和物的关系实现人和人的关系，中国人通常是通过人和人的关系实现人和物的关系，这就是一种模式，这是文化的模式。但是这个模式是不自觉的，这个模式我们现在通过分析把它提取出来了，而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日用而不知。至于文化心理模式就更具体一些了，带有一点自觉性，带有一点自我意识了，这种模式的比较是我们进入中西文化心理深层结构所必须把握的基本线索。

通常讲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天人合一，那么西方文化是人、神和自然的对立。这是一个区别，而且是我把它们区别开来的。通常不太有人做这种区别，一般就是说中国的天人合一，西方的天人相分。大体上这么说也不算错，也有道理，但是严格说起来是不太准确的。为什么不太准确呢？通常讲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天人合一，西方是天人相分。其实呢，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都是有的。道家比较强调天人合一，儒教有点天人相分的意思，到了宋明理学儒、道、佛合流，最后归于天人合一。这样讲比较具体些。抽象地讲中国文化特点是天人合一，但不是完全没有相分的方面，它也有天人相分的方面，也有讲人要改造人的本性，要修养，要锤炼，要下功夫，比如荀子。这就不自然了，就不是天然的了。但是最后呢，它还是要达到天人合一。最后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甚至于是“天人未分”。天人未分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不光是合一，合一已经是把分开了的两个东西合起来。未分就是还没分开，就是混沌。混沌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

那么反过来讲西方文化呢，应该这样来概括，就是神、人、自然三者的分化，而且这种分化的最终目标也是重新合为一体。我们讲西方文化讲分的方面比较多，但是往往人们容易忽视，其实西方文化也爱讲合。最后人、神和自然要合为一体。在基督教里就讲人和上帝要合为一体。虽然人和上帝是对立的，上帝对人居高临下，有一种高压，有一种异化，但是最后还是要归于合一的。人、神、自然重新合为一体，但是这种合为一体，不是像中国文化那样退回到那种未分的状态，而是经过对立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个更高的境界不是退回到原点，不是退回到混沌，而是上升到一种纯精神的合一，一种高层次、高境界。当然自然也在里面，因为自然本来就是上帝创造的。人到了天

堂也还有自然界的幸福，甚至于有的基督徒，有的基督教的学说认为人的肉体在来世也会复活，但是他们更强调的是精神上的合一。

我去年在道风山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有一个俄罗斯的神父，东正教的，也属于基督教。他提出一个命题，认为最彻底的无神论者才是最高层次的宗教徒。什么意思呢？最彻底的无神论者就是对自然界的事情完全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的，没有上帝插手的余地。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宗教徒，也就是他对上帝的理解才会超越自然界，达到一种纯精神的理解。如果你是有神论者，你跟一般的无神论者不同，你认为还有奇迹，上帝在人世间会有功德功业，有启示，有拯救，在此岸世界。如果你这样说的话，这还不是最高层次的宗教。这个思想我觉得很有意思，应该说是表达了西方的宗教意识以及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次的结构。西方的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淡化了奇迹，圣经里讲的奇迹它不否认，但认为从耶稣基督以后，就没有人能够行奇迹了。这种观点就迫使我们用日常的和科学的眼光来看自然界。你不要把上帝的显灵带到自然界来，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那是创立基督教的时候，上帝为了启发人类，显示他的奇迹，在自然界里面做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你如果后来仍然停留在这个水平，那就不够格。你应该意识到上帝是一个纯精神的存在。自然界当然是他创造的，“创世纪”嘛，但他不见得只能用一种物质的手段把自己显示出来。这表明了这三者，神、人和自然界，最开始也许不是那么明显的分化，但是越到后来分化得越明显，但是它最后的归宿还是指向三者的合一。

所以我把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模式归结为：在中国是天人合一，但不是抽象理解的天人合一，有天人相分的部分；那么在西方应该是神、人和自然的对立，它也有合的部分，但基本上是强调它的对立的部分。这样两种不同的模式是如何形成起来的？我们知道在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都经历了一个自然宗教的阶段。在那个初级阶段里面，各个民族的世界观恐怕都是天人合一的，或者甚至是天人未分的，混沌的，这是原始初民他们的世界观。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曾经提出了很有影响的互渗论(participation)。互渗论就是一切和一切互相都有影响，万物都有影响。不管神也好，自然也好，人也好，都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开来。原始初民的意识形态通常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刚从动物状态

进入到人类的社会，开始有这样一种观念是不奇怪的。我们对这样一种天人合一做一个分析，就会发现，在这里所谓的“天”，它既是自然，也是神。原始初民的天人合一的“天”有神的意思，自然宗教嘛，就是把自然界当作神，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自然界的河流、山川、祖先当神。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偶像崇拜，崇拜自然物，石头、树木等等。所以天，它是自然，但同时也是神。所以在远古时代的初民，他们的自然、神和人，三者是混为一体的，是不区分的。这点中西是一样的。

那么在西方，从希腊神话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开始有了初步的分化。希腊神话里面有两个神系，一个是泰坦神族，一个是奥林匹斯神系。奥林匹斯神系是代表精神生活的新神，而泰坦神族呢，是代表自然的旧神。这种分化在神系里面已经有了，有代表自然的，有代表精神的。而代表精神的更像神，代表自然的呢，我们有时候把他们称作巨人。巨人族其实就是泰坦神族，他们还不够神的资格，他们非常原始，代表自然力，例如海神、河神、山神这些东西。这种分化使新神从自然神里面脱离出来，也就意味着神从自然界里面升华出来，并且凌驾于自然之上。古希腊神话里的新神和旧神的斗争就是神开始要凌驾于自然之上，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来的一个象征，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所以希腊神话里面已经有了神、人和自然三元结构、三维结构。如果天、人是二元结构，那么神、人和自然就成了三元结构。这在神话里面还只是一个雏形。

而这种三元结构的模式在希腊哲学里面最早的体现就是阿那克萨哥拉，他认为有种纯粹的灵魂存于整个宇宙之外，来推动和安排这个宇宙。我们看一看希腊哲学史最初的那几个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是非常特殊的。他第一个把 *Nous* 区分出来，跟什么区分开来？跟整个宇宙区分开来，那已经是跟自然界区分开来了。它不跟自然界相掺和，它立于宇宙之外来安排和推动整个宇宙，是一种能动的推动力。*Nous* 当然原来的意思是灵魂、精神，精神是世界的动力。那已经意味着开始把神和自然界从哲学上面区分开来了。在希腊神话里已经有这种趋势，但神话毕竟是神话，而在哲学里面要从阿那克萨哥拉算起。他明确地把精神和物质划分开来。自然界是被动的，神、精神是能动的。那么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阿那克萨哥拉的“*Nous*”，上升为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全善、全知的一个神。

整个自然界是由它创造的，而且是由它安排的，是由它引导的。人的使命就是要最终崇拜神，神之所以创造出人来也是为了让别人去崇拜他。这是苏格拉底的一个观点，在柏拉图那里更加进一步发挥。在他们那里，三元结构得到了初步的定型。自然界是神所创造的，神所创造的自然物里面最高层次的就是人，而人的使命就是要侍奉神，祭祀神。就是这样一种结构，这种结构是西方文化心理的一个基本结构。

我们来看中国。中国也可以说是从远古沿袭下来的天人合一、或者天人混沌未分的状态没有得到改变，而是一直沿袭下来了。为什么在中国就没有得到改变？这跟我们中国在远古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上所处的特殊的态势有关，就是我们没有炸毁原始氏族公社的那样一种血缘关系，而是仍然把血缘关系放大为整个社会的、国家的、政治的维系纽带。这跟古希腊不一样，古希腊有个断裂，原始氏族公社的血缘纽带被炸毁了，而代之以人为建立的法制、国家城邦这样一套体系。在文化心理结构上面就体现在中国原始的那种混沌被沿袭下来了。那么神和自然呢？在“天”这样一个概念里合二为一，或者不说合二为一，就是没有分化出来，在中国的“天”的概念里，神和自然是不分的。它们合称为天道，或者天理、天命。凡是遇到这样的概念，你就要知道这里面就既有神的意思，也有自然的意思。但是天人合一里包涵有双重含义的“天”，跟人“合一”的时候，它的里面各种不同的成分跟人结合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天里面本来有两个成分，神和自然，在天人合一的时候是哪一个成分为主导，跟人结合为一体就有了区别。比如说天里面“神”这样一个成分跟人合为一体就成了“圣人”，圣人相当于半神。天人合一体现在圣人身上，就是天里面神的含义跟人结合为一体，人就成圣了，人就具有神圣性了，具有精神上的高层次了。圣人也叫“圣王”，具有政治性的权威，这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儒家追求圣人，追求成圣，就是把天里面的神的成分跟人结合在一起。天里面的“自然”的方面跟人结合在一起，就成了“真人”，是道家所追求的，道家追求真人。真人通俗点又叫“仙人”，仙人就是“山人”，就是自然人，“人”这边一个“山”字就是仙。道家所说的仙人并不是说永远不死的人，而是说长寿，可以活好几百年，上千年。跟自然融为一体就是真人。中国讲的仙人，不管是吕洞宾也好，自己都称自己为真人。所以儒家主张

要做圣人，道家主张要做真人，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同一个天人合一仔细分可以分出两种不同意义来，这恰好是因为天里面本身包涵两种不同的意义。

那么佛教怎么看呢？佛教是外来的，从西方来的，佛家有一点另类。但在很多方面它跟道家是一致的。佛教主张成佛，什么是佛？佛就是佛陀。佛陀我们译作佛。佛陀在印度本来的意思是觉悟，觉悟者就是佛。那么什么叫觉悟呢？按照佛教的说法，就是从自然和人求得解脱。不管是自然也好，人也好，我都要摆脱出来。我既不做自然物，也不做人。做人陷在人世之中，陷在世俗生活之中，那是一种不幸，要跳出轮回。当然更不能做动物，六道轮回，一会变羊，一会变马，一会变猪，最后变人，都是不幸。只有跳出自然和人，才能求得解脱。所以佛家要破执着。执着有三种：人执、法执和我执。要破除人执，就是要破除人的一些欲望，人性所固有的一些欲望、一些追求。破除法执呢，就是破除一些表面现象。所谓法就是万法，万事万物。你不要执着于那些物。宇宙间的自然物，你都要摆脱，不要执着。这两者归根结底就是要破除我执，你如果能够破除我执了，这一切就不在话下了。我执是最主要的，佛家主张要觉悟，怎么样觉悟？首先是要破除我执。破除我执后，你就把世俗生活以及大自然，各种各样的现象都看破了。当然这种破除不是鼓吹要和人与大自然作斗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佛家是不讲这个的。它只是要破除执着，就是要把一切都看作我的执着所产生的幻象，来加以看透。我们通常讲的“看破红尘”，就是要把自然和人都看作我的幻象，将它看破，看透。看破红尘包括看破我本身。我本身就是装满幻象的容器，你只要把这个破除了，那么一切都可以破除了。所以要以一种超越自我的方式达到虚无主义。佛家的虚无主义否定天，否定地，否定自然界，否定我，一切都加以否定。特别是要否定我。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万法唯心”，一切事物都是由于你有一个心，你有一个我，所变现出来的一个幻象。那么你把我一清除了，一破除了，一切就都不存在了，你就能够觉悟了，这就叫“佛”了。所以成佛的意思就是觉悟，意识到一切都是虚假的，都是幻象，都是空。

所以这个虚无主义并不是要去否定什么，像尼采那样一切价值重估。尼采也是虚无主义，西方的虚无主义。打破一切既成的评价，重新由我自己来

评价。这种虚无主义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恐怕就太不虚无主义了，因为它太执着了，把权力意志当作它执着的一个最强烈的表现。在佛家看来这就太执着了。所以，严格说起来，不能算是虚无主义。但是西方把它叫做虚无主义，因为它否定一切价值标准，一意孤行贯彻自己的价值标准。佛家的虚无主义呢？那是一种高级的虚无主义。如果尼采的叫做虚无主义的话，佛家的就叫做高级的虚无主义，更彻底的虚无主义。它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看破了、但是又听之任之的心态。如果尼采都看破了，他就要把他们都除掉，“我教你们做超人”，不是做“末人”。这是尼采的看破，于是爆发出一一种“求意志的意志”，一种权力意志。但是佛家看破了以后呢，就一切都无所谓了，做末人又如何？特别是禅宗，禅宗把儒家和道家的两种天人合一都加以容纳。但是它把两种天人合一都看破了，都是虚无，都是混沌，既然是混沌就不需要区分。所以一方面看破了，另方面呢，我把它叫做“揣着明白装糊涂”，泰然任之。他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假的，但是呢他又不肯去揭穿，又不肯去反抗，又不肯去批判，又不肯去追求更真实的东西。然后呢，就是“难得糊涂”。佛家讲难得糊涂，泰然任之。但是因为这个难得糊涂容纳了儒家、道家的天人合一，所以到宋明的时候奠定了三教合流的理论基础。三教在这个方面可以合流，它使所有的东西都融为一体。佛家的虚无主义也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与道家不同的是，虽然都是一样的，但是都是一样的假，一样的虚假。这是佛家的一个特点，我把它叫做高级的虚无主义，或者一种更彻底的虚无主义。我们一听虚无主义，很害怕，以为要否定一切。而禅宗它不否定。它的穿衣吃饭，担水劈柴，跟所有人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特殊的表现。所以这种虚无主义是无害的。它只是提不起精神来。

在中国古代也有它的神话。我们刚才讲了希腊神话。希腊神话是新神和旧神的斗争，很激烈很精彩。中国的远古神话，虽然后来被抛弃了很多很多，但还留下一些残篇。我们从中也可以追溯到许多蛛丝马迹。比如说中国的创世传说“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都是很有名的。但考察这些神，我们发现一个特点，他们都是道德神，都是做好事的。人类就是靠他们发源的。这些神是为了人类谋福利而鞠躬尽瘁。另外一个，他们都是祖先神。盘古也好，女娲也好，他们和人类和大自然都有血缘关系。比如说盘古死了以后，他的眼睛化为日月，

他的身体化作山川万物。女娲也是，女娲补天死了以后，她的身体也是化为山川、树木、河流，继续滋养着人类生存和繁衍。所以他们又是祖先神。在这两方面，一个是道德神，一个是祖先神，这两方面为两种天人合一都准备了雏形。一种是圣人，当然他们是神，有圣人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是祖先神，又类似于真人和仙人，和自然界是一体的。它们已经具备道家 and 儒家两种天人合一的雏形。

反过来看希腊神话，它里面的神都是些力量神。他们不为人类谋福利，他们不是道德神，他们不讲道德。他们是利用自己掌握的自然力来威吓人，来支配人。在希腊神话里面，只有普罗米修斯是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维护人类的利益。比如普罗米修斯盗火。普罗米修斯教给人多种生存技能。但是普罗米修斯属于旧神，最后被新神战胜，被宙斯所战胜。宙斯战胜他而且还惩罚他，因为他袒护人类。他盗天火给人类，不光是盗火，还教唆人类欺骗宙斯。比如教人类在献祭的时候把一头牛杀了，把蹄子用一块白花花的板油裹起来放一堆，把肉用牛皮包起来放一堆，然后让宙斯去挑选。宙斯傻里傻气地看到白花花的板油就挑选了那一堆，结果打开一看，全是蹄子。这是普罗米修斯教的，他教给人类技能，行骗的技能、诈骗的技能也是他教的。欺骗神，而不是骗别的，那还得了。所以把他钉在石崖上让老鹰来啄食他的肝脏，受严酷的刑罚。普罗米修斯为什么要教唆人类来反抗神？其实他也不是出于道德的目的，并非觉得很可怜，从道德上进行关切、发慈悲，而是因为他是旧神。在旧神斗争中，普罗米修斯想出些歪主意，教唆人类去打破新神的一些计划。今天我们还把普罗米修斯盗火作为隐喻，作为革命志士的形象。作为他本身来说，盗火只不过是新神旧神斗争中采取的策略，是恶搞，而不是出于道德的目的。

在希腊神话里，很奇怪，几乎没有道德神。它只有两种神，旧神是自然神，新神是社会神。当然，新神也掌握了自然力。他运用他掌握的自然力击败了旧神。比如宙斯是正义、法律之神。但是他掌握了雷电，雷电是很厉害的，所以其他神都怕他。这些神都不照顾人类的利益，他们只要求人类遵从和服从自己，他们对人类不讲道德，宙斯自己经常带头诱奸人间女子。他们相互之间也是勾心斗角，甚至诉诸武力，对人他采取威吓、惩罚。神与神之间诉诸武力，特洛伊战争实际上背后就是诸神之间的战争。神们意见分歧，有的维护特洛伊，有

的维护希腊人。所以神在人的面前没有一点道德尊严。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他们与人处于同一个水平。与人唯一不同的是能够支配更强大的自然力。所以人对神来说，他们的服从只是出于恐惧，不是道德上的佩服。当然对新神来说，它还有种象征意义，象征着精神生活，象征着智慧、文艺、音乐、正义、法律、理性，但是没有道德尊严。所以希腊的人和神相对立，正好就像在希腊现实社会中人和人相对立，是一个水平。我们前面讲了人在献祭的时候可以欺骗神，有时还能骗过神的眼睛，有时还可以与神抗争。像特洛伊战争里的阿喀琉斯与河神举行了一场决斗，他知道河神是神。当然他失败了，但也没有败得很惨，他只是昏迷了一下。虽然多半是失败，但是有时候也能够获胜。因为人也可以支配一定的自然力。你神可以玩阴谋诡计，人也可以玩。只不过他们的力量小些。

正是因为如此，人和神的对立如果导致失败，那么就更加痛苦、更加没有安慰。因为对方和他平级，被一个平级的存在者打败了，这是非常痛苦的。如果真的是被一个高高在上的、至高无上神所打败了，那没有什么抱怨的。你本来就不能和他相比。但是被神所打败，在希腊人看来更加痛苦，更加无从安慰。因此就形成了希腊的悲剧意识。悲剧意识和命运观是由于希腊的神人同形同性。希腊的神和人处于同一个道德水平。在希腊悲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神也逃脱不了命运。就是宙斯，最高的神，他也逃不了命运。宙斯之所以要把普罗米修斯钉在悬崖上，就是要逼他交出他掌握的秘密。普罗米修斯坚持闭口不说，所以只能每天接受酷刑，让老鹰来啄食他的肝脏。但是最后他还是说了，达成妥协，达成调解。就是说神也逃脱不了他的命运。命运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人不可以认识，神也不可以认识，但是它支配一切，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跟中国人讲的天命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天命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像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还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而且中国人讲的命运都是有道德含义的。你之所以有不幸的命运，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情。你命不好，是因为你前世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命运在中国人心中是有道德含义的。由此可见，希腊人与装备着自然力的社会神的对立，其实反映着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对立。这种对立是由于希腊人独立的个体意识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土壤里，希腊的个体意识的独立是非常关键性

的事件。从希腊人进入到文明门槛的时候所发生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希腊社会中的人，他的个体意识与群体之间有了一种独立的、不受束缚的关系。那么神，以神为代表的自然力和社会，就展示了这种独特的个体意识的一种异化心态。我们前面多次谈到“异化”的概念，就是个体意识独立以后，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当做自己的对象去崇拜、去服从，把它变成异己的东西。本来是自己的本质力量，把它变成异己的东西去崇拜去服从，这就是异化。这样异己的力量成为了他的压迫者。但是在希腊，这种异化，还是有办法得到缓解的。这种异化不是很深刻，也不是很激烈。西方人非常自豪就是希腊人保持着人类性格的完整性。不像后来基督教，以及近现代那样片面，他保有人性的完整性。人都是全面的，希腊人都是全面的，各方面丰富的才能都可以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异化世界里面，希腊人还保有一种调和异化的手段，一种中介，那就是审美。希腊的神具有人形，具有情感，神的世界充满了人的内容，这是很亲切的。希腊的神不是高高在上的。虽然神是人本质的异化，但是不像中世纪的神，你已经看不到它了，已经无形无相了，你抓不住它了。希腊的神是可以抓得住的，看得见的，而且非常美丽，所以它充满人的内容，有人情味，爱情、嫉妒、骄傲、愤怒这些人所具有的情感在神的身上同样有，并且因为神摆脱了自然力的束缚，所以可以任凭人的想象力去自由地驰骋，形成了神话的艺术世界。希腊人的神话是一个艺术世界，一个艺术宝库，我们今天看希腊的神话就是一些很美的故事，由希腊神话延伸出来的雕塑、悲剧、史诗，这都构成了艺术世界。人和神的对立由此得到了缓和，个体意识的异化得到缓和。在这个阶段与人对立的那些神，那些男神、女神成为了人的完美个性的象征。因为希腊人在他的神身上保留了他完美的人性，完整的人性，没有被抽象化、片面化。

反之，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它所反映的是，在社会中恰好是一种“人人合一”的形象，也就是说个体意识不独立的形象。它跟希腊神话是相反的，希腊神话反映了个体的独立，并且这种独立产生了异化，在这种异化中又有调和异化的手段，这是希腊神话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古代神话，这种天人合一的景象，它反映的恰好就是人在这个神话里面没有地位，人人合一，人跟神也合一，人跟自然界也合一，个体没有从神和自然界里分裂出来，

独立出来。本来人就是自然群体的人，你生下来就是在家庭中，本身就是群体的，所以也不存在天和人之之间的阻隔。如果人一旦独立出来，那么人和自然之间、和天之间就会有阻隔了，你的独立意志就可以说“不”了。你可以对天说不，就阻碍你和天达成合一了。这就是远古神话里面中西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模式。

西方人除了古希腊神话以外，后来就发展出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古希腊的神话是自然和神站在一边，反对人和压迫人。我们前面讲过，自然和神已经有了分裂。旧神和新神的分裂就代表了自然和神的分裂，旧神代表自然力，新神更多地代表精神的力量。但是新神也有自然力，有更强大的能力，他们比人要强大得多，所以古希腊的神话是自然和神结为一体，来反对人和压迫人。到了中世纪，它的结构方式有所转变，就是人被夹在自然和神之间。“半是天使，半是野兽”。中世纪把人看成是两半。一半是天使，那就是神，人带有神性，人带有精神性，人有精神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人又带有肉体，带有自然性，所以他半是天使，半是野兽；或者说半是天使，半是魔鬼。因为自然力在基督教里经常被看做是魔鬼的代表，任何脱离了神，脱离了上帝的单纯的自然力都被看做是魔鬼。所以中世纪的基督教的个体意识走向了分裂，分裂成两半。自由意志分裂成了两种自由意志，一种是犯罪的自由意志，就是“原罪”，这肯定是通过自由意志导致的；另外一半是信仰的自由意志，信仰当然也是自由意志，你信不信也要取决于自由意志。犯罪的自由意志受魔鬼的诱惑，魔鬼通过什么诱惑呢？通过一个苹果。魔鬼是通过自然界，通过人的自然欲望，人的肉体需要来诱惑人犯罪的。所以自然界在魔鬼手里成了对人的诱惑，诱惑人堕落。信仰的自由意志是上帝的恩宠。信仰的自由意志有时候在基督教里被归于人，有时候不归于人，当然它是人的自由意志，但是人要拥有这种自由意志是要靠上帝的恩宠、上帝的恩惠。如果上帝不眷顾你，你就没有这种自由意志，人凭借本身只有犯罪的自由意志。奥古斯汀就是持这种态度，认为人从他犯罪的第一天开始就失去了他的自由意志，他就是受魔鬼诱惑的，他要重新获得信仰，获得好的自由意志，必须仰望上帝，等待上帝的恩宠。

所以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人经受着撕裂的痛苦，这种痛苦不再有在希腊人那里的调和的手段，已经失去了的调和的手段，就是审美。希腊人的宗

教是美的宗教，它可以通过审美、包括悲剧的净化来调和人的异化的痛苦，中世纪的异化已经失去了这种手段。所以中世纪的审美是不发达的，它任凭人经受着撕裂，这种撕裂的痛苦不是像希腊人的那种外在的身体的痛苦。希腊人的痛苦主要是人的外在的身体的痛苦，人弱小，而神掌握了强大的自然力。这种痛苦仅仅是身体上的，而不是存在于精神中的。基督教徒是内心的灵魂的痛苦，体现为一种“苦恼意识”，苦恼意识也可以叫做不幸意识。人被撕裂了当然就苦恼，不幸了，充满了罪感的忏悔和拯救的渴望，这种渴望也就是希望。所以基督教讲到人的美德是：信，望，爱。一个是信仰，一个是希望，一个是爱。希望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希望就可能得救，拯救的希望，但是它仅仅是希望，所以他还是痛苦的：一方面是罪感的忏悔，为自己的犯罪而忏悔；另一方面渴望被救，但是在此生渴望而不得，所以他很痛苦。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界虽然是上帝创造的，但是魔鬼往往利用自然作恶，因此上帝和自然相对立。在中世纪，本来自然界是上帝创造的，但由于人有了原罪之后，上帝看到人这么容易受自然界的诱惑，于是对自然界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在教会里面经常有这种说法，就是自然界是诱惑的魔鬼，你不要把眼睛盯着自然界，你要把眼睛盯着天上，盯着上帝。据说有一次在修道院里，一群修道士到修道院后面的树林里散步的时候，大家几乎是同时感觉到这一片树林多么美，地上开满了鲜花，一只夜莺在歌唱，清风吹拂着他们，一切都那么令人陶醉。突然有一个修道士喊了一声：“魔鬼！”大家都拼命逃回他们的暗黑室里去了。阳光明媚的自然界是魔鬼的诱惑，只有那个阴暗潮湿的修道室、忏悔室才是上帝的天堂、他们心灵的归宿。上帝在跟自然的关系中，抽掉了他自身一切的感性特征。真正说起来基督教徒的上帝是无形无相的，基督教最反对的就是偶像崇拜。在他们看来希腊神话整个就是偶像崇拜，他们很排斥希腊神话，希腊人把感性的东西、自然的东西看得那么美好，这是违背基督教义的。基督徒心目中的上帝是没有感性特征的，而且也反对人们沉迷于感性。所以中世纪基督教反对一切科学和文艺，把它们看作是魔鬼的诱惑，是异教徒的堕落和邪恶，导致了整个黑暗的一千年，我们把中世纪称为千年的黑暗，也就是在这一千年里导致了文化的衰落、科学艺术的衰落，人们的思想、人们的创造力都被压抑了。唯一的是被一种道德的东西所支

配，而那个时候的道德，又仅仅是《圣经》上面所讲的，是非常狭隘的。

尽管黑暗的一千年中世纪有这么多人批评的地方，但是它还是有功劳的，把神和自然分离开来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它积极的意义就在于把人从自然界提升到了纯粹的精神。当然世界上没有纯精神，但是在宗教信仰中，在宗教徒眼中他们把上帝看作是纯精神，不再是看做自然界比较高的层次，像古希腊神话那样掌握了巨大的自然力。当然它掌握了自然力，它就是世界的创造者，在《旧约》里面神动不动就发洪水、发雷电，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但是《新约》里面上帝已经超越了自然力，连耶稣基督都对抗不了自然力。耶稣基督后来被钉上十字架，他也是个凡人，他也逃脱不了一死。但是他永生的是他的精神，他的功劳就在于把人从自然提到了精神，促使人在纯精神生活中追求个体意识的完成，这是中世纪最大的功劳。人在纯粹的精神生活中与上帝合一，达到个体意识的完成。中世纪的人还是有个体意识，只是变化了形态的个体意识，这对确立西方人的个体意识的精神性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要讲个体意识，肯定要涉及到它的各个方面，比如说财产关系、人际关系、人的感性方面，特别是现代人讲的消极的自由，我的人身不得侵犯，我的安全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物质层面的，肉体层面的。但是基督教使人确立了个体意识的精神性，就是别的事情都不谈，人最该追求的是一种纯精神，超越一切物质和感性需要之上，这个是中世纪基督教所造就的西方精神非常重要的内核。希伯来文明所造就的就是这一方面。它把人从偶像崇拜、自然崇拜或者说不太干净的上帝崇拜，提升到一种纯粹的精神崇拜，在精神崇拜里完成自己的人格。

由此我们来看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国的天到底有什么区别？基督教的上帝，西方人也把它称为天、天父、天堂，都是在天上的，高高在上。中国的天也是高高在上的，可能中国的天没有那么多高，离地多少多少丈就是天了。中国古代有这么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反正就是人跳不上去的地方就是天。同样是天，但是它们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讲的天是神圣化的自然，其实就是自然，但是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那种纯粹的自然。我们要注意，在讲中国的自然的时候，跟西方的 nature 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讲的天，虽然是意味着自然，但是它有神圣的含义，这跟西方自然科学的 nature 是



不一样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自然经过“驱魅”的。不过，中国的天虽然是神圣化的自然，但它不是一种人格神，不是一种有自由意志的神。它有时候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种道理、天理；有时候意味着规律——天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孔子的话。就是说它是一条规律，它也可能是一套制度。特别是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一套制度：“天不变，道亦不变”。人道跟天道是同构的，人就是按照天道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和道德秩序的。

所以在中国，天的本质意味着“道”。“道”在典籍里面，像道家、儒家都讲过，孔子、老子都讲“道”。天的本质是道。道是什么？“道”本来的意思是道路，引申为行走，又引申为万物的规律、天命、天运，天的运行的规律，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道的本来含义。它跟西方的“逻各斯”是不一样的。西方逻各斯的本意是说话、话语。在西方，从哲学开始提出“神圣的逻各斯”，就把说话的话语提到了神圣的含义上来了。逻各斯代表宇宙本体的话语。神圣的逻各斯，具有神的含义。但是“道”本身不具有“道说”的含义，不具有话语的含义，它的话语的含义是后来延伸出来的。我们的“道”在汉语里面也有话语的意思，但是这个说话的意思是派生的，它原来的意思是道路。老子说“道可道”，道是可以说得出来的，道也可以理解为说，道说。所以有人把道和逻各斯相提并论，认为如此对等的翻译天衣无缝。西方的逻各斯后来也延伸出了道路的意思，如巴门尼德所说“按照女神的逻各斯，你就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它们的结构不一样，西方的逻各斯本意是话语，中国的道本意是道路，所以哲学意义上道的本义，你不能用说话来理解。你要用说话来理解中国哲学意义上的道，那就错了。“天道无言”，没有人把老子的“天道”理解为说话，相反它是不说话的。当然它也是自然规律，但是它这个自然规律是不说话的。像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春夏秋冬，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它就是这样，按照自身的规律生生不息。天都不说了，我还说什么呢？他实际上是说这个道不是可以说的，你们必须自己去体会，不用我说了，说多了也没用。所以中国的天道不是说话的意思，恰好是不说话的意思。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的道和逻各斯的本质区别。虽然它们都有对方的含义，但是这个含义的结构是颠倒的。你是从话语中引出道路，还是从道路中引出话语，这个是不能混淆的。看起来都有，既

意味着道路，也意味着话语，但它们的结构不一样。

所以中国的天作为一个道理、一条规律、一个制度，我们也把它称为天道。人要服从的是这套制度，这套不说话的制度。所以我们说中国人的天，它不是一个人格神，它不说话，即使它有意志，也没有自由意志。天在董仲舒那里是被看做有意志的，天意难测，但是它不是自由意志，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要把人类毁灭就毁灭。它是一种规律，天意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诠释自己。所以这一套制度本身是一套自然规律。天命，不是天的命令，而是天的命运。天命不是自由意志发出的命令，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像西方的上帝就是这样，看谁不顺眼就把谁灭掉。它可以把一个城市全部灭掉，它可以为所欲为，这就叫命令、自由意志。但中国的天是不会这样的，是有人情味的，是有道理的，这是天道。天不会做没道理的事情，所以说“知天命”嘛。如果它是完全的自由意志，你怎么可以知天命呢？所以它是天的命运。天命，我把它理解为天的命运。即使你把它理解为命令，它也不是自由意志的命令，不是为所欲为的命令，它是有规律的。

刚才讲了基督教的中世纪，我们再看西方的近代。在西方近代我们有两大发现，一是发现了自然，一是发现了人。这是研究西方近代历史的人经常津津乐道的。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在中世纪，自然和人都是被排斥的，人是被撕裂的，自然界是魔鬼。而到了近代文艺复兴以来，人们重新发现了自然界，重新发现了人，自然界是多么美好，人们再也不逃避了，再也不说那是魔鬼了，而是感叹这是上帝的造物，造得多么美妙，要热爱大自然；人也是，人是上帝的造物，人最像上帝，所以应该尊重人。结果就是人和自然结合起来，架空了上帝。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心理的结构有所改变，就是人和自然结合起来架空了上帝，甚至有时候背叛上帝，有时候不把上帝放在眼里，这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所体现的。文艺复兴，重点是文艺，发展文艺，发挥人的创造性，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在绘画和雕塑这些方面发现了自然界，发现了人。罗马的教廷，也就是天主教，为什么后来引起了宗教改革呢？就是因为宗教改革的新教徒们向罗马教廷抗议，说他们背叛了上帝。怎么样背叛了上帝？就是通过把人和自然界结合起来，那么看重奢侈，看重人的虚荣，看重那些花花



绿绿的东西。你们梵蒂冈教堂那么多的绘画五彩缤纷，诱惑人的眼睛，煽动人的情欲，你们把上帝放到哪里去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你们背叛了上帝。当然文艺复兴的那些人不承认了，他们觉得我还是相信上帝的，我之所以欣赏这些东西，是因为它们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的东西都是好的，他们有他们的辩护。

但是新教徒们有另一个倾向，就是把上帝纳入人们的心中，上帝就在你的心中，而不在外部自然形象上。既然上帝在你心中，上帝和人就结为一体了。面对自然界，对自然界进行改造，把上帝纳入自己心中来改造自然界，这是新教的倾向。马克斯·韦伯特别讲到了资本主义和新教徒之间的关系。新教徒到了美国，靠科学和工业开拓荒野，所以新教徒对科学和工业技术大力发展。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有人做过统计比较，在天主教徒里面学文科的比较多，新教徒里学理科、学工科的比较多。而且大部分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新教徒搞出来的。新教徒讲禁欲主义，禁止自己的日常欲望，克己，完成上帝的使命，虽然枯燥无味，但是他们还是充满信心地向大自然探索，改造大自然为人类造福。天主教徒比较散漫，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他们的艺术天赋得到很好的发展，都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很好的传统，一种民族性。他们忍受不了科学和工业，这些东西对人性的全面发展来说都是不利的。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在当时还不是很突出，但在现代就比较突出了。学工科，学理科的，我们通常都认为这样的人，女孩子都不愿意嫁给他。找一个学工科的当丈夫，那成天就和机器打交道了，这是违背人性的。这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确实有这方面的差异。

这是两方面，一个是文艺复兴，一个是宗教改革。它们看起来是截然对立的，但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也就是说它们把中世纪的截然对立、深刻的异化，又进行了一番新的重组、调和，人和上帝的关系更亲近了。人和自然关系亲近了，就把上帝拉到地上来了，上帝也就更亲近了。在新教徒那里，人跟上帝的关系，上帝在你心中的表现何在，就体现在改造大自然上。新教徒们与自然界的的关系也就拉近了，自然界在新教徒手中成了证明自己受到的恩宠和上帝荣耀的必要手段。要掌握大自然，支配大自然，改造大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这显示出上帝的慈悲、仁慈、恩惠、大仁、全知全能。所以这两方面暂时消除了中世纪人和自然、人和上帝的双重

对立。中世纪人和自然是对立的，人对自然抱有恐惧，人对上帝也抱有恐惧。近代以来这两方面的严重对立得到缓和，走向了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就是文艺复兴人和自然的合一、新教人和神的合一。都是“天人合一”，但是有不同的意义。不过，人在享受自然界的时候，仍然伴随着一种罪恶感，因为上帝毕竟不是在自然界里，还是高高在上。虽然我们尽可能地把上帝拉下来了。我们不去描绘上帝，上帝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可以描绘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圣徒、十二门徒、圣经里的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上帝拉得近乎人形。但上帝本身还是高高在上，你总不能描绘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你只能描绘那些故事。所以人在自然的享乐里面伴随着一种罪恶感。哪怕是西方文艺复兴享受大自然的那些人仍然有种罪恶感。只不过他们有种托辞，就是我身为一个人，“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人是有限的，上帝生了我，我就应该享受人生。享受人生可能会犯罪，但是该享受的时候就享受，及时行乐。至于死后下不下地狱，到死的时候再说。有的人为了享乐，为了爱情，宁可下地狱。但他还是有种恐惧，有种罪恶感，背负着一种罪恶感在享乐。你们看文艺复兴的享乐主义者，好像是挺自由自在的，其实他背后还是有种罪恶感。这跟中国人的自得其乐，怡然自得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在享乐的时候是没有罪恶感的，尽情地享乐，“过把瘾就死”。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何必不享乐呢？不享乐就亏了。中国人是没有罪恶感的，但是文艺复兴的那些人尽管也是在及时行乐，但是还是有罪恶感，他始终感觉到最后有上帝的审判在等着他。

新教徒在改造自然的时候也发展出了一种异化。新教徒非常地克己、禁欲，发挥自己全部的才华、才干来造福人类，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所创造的东西，对他形成一种压力。本来是他创造出来的东西、财富，对他却成为了异己的东西。后来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精神“金钱拜物教”，本来是对精神上帝的崇拜支撑着他们去改造大自然，结果改造来改造去，成了对物质上帝的崇拜，也就是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把金钱当做偶像来崇拜。某某人已经不见了，只有某某百万富翁；某某人的名字不见了，名字已经被“百万富翁”取代了。你一说百万富翁就知道是谁，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就表现出了这点。人有了钱以后，就会被钱支配，身不由己。

总之，近代人在享乐的时候，自然界虽然使人感到很亲切，他沉醉于自然享乐之中，但是冥冥之中还是有罪恶感，把人变成了感官的动物。自然界还在与人为敌。享乐的罪恶感逼迫着人们对自身的价值陷入了怀疑。但是在近代最初的时期，这一切的对立、罪恶感、异化，都可以通过上帝而得到调解。只要你还信上帝，那么你总还是有希望的。虽然我在此生此世过得不是很痛快、很彻底，但是最后在上帝那里将会有有一个公正的审判。所以在一个信上帝的基督徒那里，近代人仍然可以把内心的矛盾加以调和。人们甚至也把上帝看做是一位科学家或者艺术家。用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眼光去看待上帝对世界的创造。上帝创造的自然界多么的美，上帝创造的人跟自然界多么合理。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

人类的秘密。把一切规律、秘密都揭示出来了，上帝就是这样创造世界的；在艺术方面也是，我们发现上帝创造的世界这么美，我们伟大的艺术家实际上是对上帝的模仿，所以上帝本身也是艺术家和科学家。只要人们相信上帝，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上帝会赞赏人和自然的结合。人和自然结合本来也是上帝创造自然界的目的是。《圣经》里面的《创世纪》也讲：“我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归你统治吧。”本来就是让人支配自然界的，他会赞成人通过艺术和科学对自然界的支配。这是近代，近代人们还在相信上帝。他们还有坚定的信仰，这特别是在新教徒身上体现得比较充分。

(未完待续)

## An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Model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DENG Xiaom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PRC)

**[Abstract]** The feature of Chinese culture is normally regarded as “Heaven and Man all in one”, though there are also some cases when they are divided, but ultimately which are all in one, or even chaos where they become a whole. Whereas, western culture is 3-dimension model of god-nature-man where those three issues are from indivisibility to divisibility, and its final aim is to achieve being one entity. But the three items must go through a process of contradictions, where they can't go back to the status of being undivided. In ancient times, all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ere “Heaven and Man all in one” while “Heaven” referred to both Nature and God, so it was “Natural Religion”, and Nature, God, Man became a whole entity. In China, ancient “Heaven and Man all in one” or Chaotic undivided situation was not changed, but followed. God and Nature were referred as “Heaven-Tao”, in which the aspects of God and Man amalgamated was “Santos”, and the aspect of Nature and Man amalgamated was called “Genuine Human”. Confucianism promotes being Santos while Taoism promotes being Genuine Human. Those are two different meanings to “Heaven and Man all in one”. In the West, from Greek myth, there developed a division between the old gods representing nature and the new gods representing spiritual lives, and 3D model of “God-Nature-Man” was constructed. Nevertheless, this division was seen in different means in medieval Christianity and modern times, which reflects different features from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Heaven and Man all in one; God-Nature-Man; Confucianism-Taoism-Buddhism; Myth; Christianity

(责任编辑 张和平/校对 贺平)